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後村集卷三十

宋 劉克莊 撰

疏文

啟建天基節疏

以下
密院

秦臘俶臨將及春回之候夏正甫建有開震出之祥敢
傾葵藿之心仰祝椿松之筭伏願皇帝陛下壽齊箕翼
福等岡陵崑丘王母之桃靡煩來獻海上安期之棗不
必遠求

滿散疏

春王正月方興木德之回天子萬年式慶蘿圖之永罄
輿情之懼忭祝睿筭之延洪伏願皇帝陛下如日之升
體乾之健幽人為酒告農扈之屢豐都護奉觴喜邊烽
之早息

進功德疏

昊蒼眷命聿開王者之興臣子愛君均願聖人之壽輒
憑善頌仰贊修齡共惟皇帝陛下保大定功無為恭已

大德者名位必得光紹鴻圖善治則福祿日來駢臻景
貺

啟黃籙醮疏

以下表
州七首

地方千里忝為長吏以分憂帝監四方敬為齊民而請
命瞻言斯土粵自比年繭絲哀斂之餘里閭愁歎羽檄
征求之廣郡邑空虛顧剖竹之非才凜包桑之是慮茲
農時方急衡夏初臨欲令蠶麥之宜全賴雨暘之若仰
祈穹昊俯念蒼黔感召豐登之祥祓除乖盪之氣詠京

抵之積冀保秋成薦沼止之毛尚期歲晚

謝晴疏

民力農桑方患積陰之沴吏憂蠶麥願開霽色之祥鄉
燎方騰氛霾已豁敬羞蘋薦少寓菲忱閉陰縱陽尚有
祈於終惠割雲縑雪庶無廢於前功

祈雨疏

天瓢下注僅施破塊之功火繖高張未改望霓之意輒
伸微悃冀續前功伏願念民作勞恕吏亡狀時方多事

豈容旱魃之蓄歲大有年庶保農夫之慶

再祈雨疏

穡寶垂成預喜千倉之積魃金為祟深虞一簣之虧豈
上澤壅而不流故天譴示而未已恭願矜民彫瘵憫物
焦卷收火繼於層空一清濁暑翻天瓢於四野沆保豐
年

迎仰山四聖祈雨疏

耘耔力勞田共憂於龜坼神通功大淵能起於龍潛粵

從春夏以來方幸雨暘之若三農相慶一稔可期甫涉
初秋頗愆甘靈昔無吏責此心尚願於豐年今忝郡符
詎意親逢於旱歲千里但聞於愁歎一身如處於焚煖
心懇惻而有求仰威靈之如在恭願鑒其丹赤哀此蒼黔
雲密自郊一洗屯膏之意月離于畢早符喜雨之占

送仰山四聖回殿疏

肱蠶下臨俯鑒避堂之敬滂沱隨至暫寬守土之憂益
知仙聖之神通敬率吏民而餞送然以四封之廣僅沾

一溉之餘倘少廢前功寧不嗟於虧篲如大蘓衆望尚
有冀於翻盆

再祈雨疏

萬千里之地所望有秋七八月之間豈容久旱倘天意
尚慳於嘉應則歲功將敗於垂成恭願驅斥魃妖憫憐
農務則苗穡矣深懷無及之憂以雨潤之庶拜有終之
惠

安奉玉淵聖水疏文

以下江東三首

大田多稼將立見於焦枯九淵潛鱗忍未施於涓滴詣
名山而虔請即靈瓊以精祈伏願憫旱魃之流行奮泥
蟠而變化自膚寸雲而起俄滿太空以一勺水之多溥
周大地

永寧寺祈雨疏文

七月流火不勝亢烈之憂三日為霖未慰滂沱之願茲
精意亦勤於祈禱何神機尚闕於杳冥伏願激念感通
乘時變化沛然下雨倘獲救於槁苗乃亦有秋庶無孤

於力穡

謝送玉淵龍潭聖水疏文

一勺之水不測而龍生焉七月之雨沛然則苗興矣頌
解羣靈之煩鬱孰知妙用之神通乃即招提敬陳梵唄
然四境暫蘇于轍涸三農尚恐於篲虧寶穡得秋方
屬收成之際靈湫奮螭時沾膏潤之恩

青詞

袁州入宅青詞

忝牧民之重寄朝命雖榮違將母之初心宦游奚樂潔
蠲公宇熏被醮筵將祈千里之蒙休豈特一家之徼福
伏願監臨悃悃畀錫福祥田里相孚聲永銷於愁歎庭
闈雖遠書常報於平安

廣東倉入宅青詞

起家一出甚矣勞生乘傳載馳幸而善達輒陳悃素冒
叩昊蒼伏念臣久分退藏忽叨臨遣白頭慈母老戀家
山黃吻小兒疾留道路雖百指檀藥而無恙然寸心隕

獲而靡寧茲選剛辰方趨公宇爰舉祓除之典冀垂覆
幬之仁共願憫此艱勤錫之福順新書方急若為寬比
屋之歎愁舊學云何夫豈在全家之飽暖誓殫薄力仰
答厚恩

新居設醮青詞

女笄男弁頗驚碎累之多考室子堂聊廣先人之舊落
成之日徼福於天伏念臣嶺海脫身家山屏迹昔存蝸
舍粗蔽於雨風今若蜂房各開於戶牖即東偏之隙地

闢小築之穀間雖云練時日之吉良尚恐犯方隅之禁忌屬孟冬之叶卜命二息以奠居上以奉庭闈之清溫下以帥閨門之雍睦非扣闔之默禱豈闔室之敢寧伏願憫此艱勤遂其安逸苟完苟合師先哲之格言乃寢乃興符占人之吉夢

江東憲入宅青詞

重趼而來頗厭舟車之役息肩云始方知棟宇之安敬練剛辰俯陳卑悃伏念臣退藏不密浪出有慚將母晨

昏既違此志全家飽暖亦獨何心况以諸生力量之輕
任茲一道耳目之寄何以慰士民之望何以報君親之
恩屬當臨泣之初爰舉被除之典伏願辨鄉上格颺馭
下臨援臣孤危之蹤開臣平反之智獄無冤氣不致干
陰陽之和家有安書庶少寬溫清之念

陳氏女子保安青詞

女子有行遽違慈侍婦人免乳實抱私憂伏念臣妾劉
氏昨以妊娠感於夢寐遠父母兄弟殆由驚噩而成禱

上下神祇冀遂生全之望果蒙化育陰賜護持既無坐
蓐之危復有抱雛之慶敢羞菲薦不昧初心伏願吉曜
照臨裁躔銷弭乃安筦簞聿開卜兆之祥言采蘋蘩益
致壺儀之謹

袁州祈雨青詞

窮則呼天既禱祠之徧舉嗟而求雨庶號籲之上聞謹
泐綠章冒陳丹悃伏念臣承流無狀致旱有端戰戰兢
兢甘一身之即謹炎炎赫赫顧千里之何辜或盈澮而

復乾或閣雲而不下此念未通於幽顯何顏可見於吏
民輒為四邑之生靈上訴九閻之主宰伏願曲垂帝監
深憫輿情川澤氣升速覩翻瓢之快田疇水足少休抱
甕之勞

江東祈雨青詞

嗟我農夫苦亢陽之為沴惟皇上帝忍膏澤之尚屯俯
陳怵惕之情仰瀆穹窿之聽伏念臣自入疆而采訪知
編戶之創瘼數口之家鮮能宿飽一年之計尤仰早收

方彌望以如雲忽兼旬而渥雨深恐予遺之黎庶不能
自振於儉荒惟暑氣之蘊隆欲流金石被原田之秀實
將化堇荼列城若處於焚煖近境纔蒙於霑洒倘慳後
惠必廢前勞合一途之哀嗚叫九閤而上訴伏惟矜其
誠至賜以感通若潤澤之敢不盡微臣之職俾滂沱矣
庶幾全大造之功

太淑人保安青詞

庚寅

小人有母一疾甚危皇天無親至誠可感仰戴生全之

造俯陳喜懼之情伏念臣等母淑人林氏晚年齡沈
綿春夏醫師迭試莫知補瀉之方兒女滿前忍見呻吟
之狀遂於半夜密禱上穹願減微臣之年以延慈母之
筭寸忱既徹諸苦頓輕然餘恙未之盡平顧大恩無以
少報敬羞菲薦摧謝高真恭願吉曜照身灾躔退舍蠲
除熱惱不煩藥石之功降賜福祥永保樛櫟之壽

太淑人生日青詞 己丑

桑榆迫暮深羨於久生蒲柳望秋不期而先悴輒陳卑

卷三十一
惓冒瀆高穹伏念臣妾坎壈百罹侵尋七袞雖筋骸無
恙尚可支吾然歲月如流不堪把玩敬因初度式按真
科伏願飈馭下臨瓣香上格循蘭陔之養永遂團藥保
社櫟之年終逃夭伐

太淑人生日青詞

庚寅

我生之初恍如宿昔年運而往寢迫暮遲伏念臣妾累
月呻吟闔門驚悚訪醫問卜懍乎性命之憂起死回生
大矣乾坤之德茲逢誕日謹按真科庶憑方寸之微誠

少答再生之洪造恭願坎離交濟火宇退躔雖及老既
衰非復強盛之日然踰七望八冀延耄耆之期

太淑人生日青詞

辛卯

質如蒲柳甚矣易衰年在桑榆凜乎可懼迺即始生之
旦輒伸善禱之情伏念臣妾少頗艱勤晚尤澹泊身多
蓄疾豈能無性命之憂家素清貧未免有兒孫之念倘
不皈依於大造若何全護於餘齡伏願鑒此精誠錫之
壽嘏懷鍼索艾不勞方劑之施戲綵含飴永保團藥之

樂

太淑人生日青詞 癸巳

數平生之善未有纖毫過本命之年又踰一紀茲載臨於誕日輒默禱於高穹伏念臣妾久矣厄殘偶然老壽諸兒無似俱忝宦游薄業不多屢逢歲稔未及祈禳而灾退靡煩湯熨而疾平適當禋祀之年將竊郡封之寵非元化施生之妙何暮齡僥倖之多敬瀝微誠仰干慈造恭願蠲其美疢介以嘉祥疏湯沐之新封已慙稀濶

徵桑榆之晚福更貺期頤

太夫人生日青詞

戊戌

暮景婆娑譬櫟樗之無用上穹高邈幸蘋藻之可羞伏
念臣妾慕爾餘生履茲初度歲年冉冉曾無卻老之方
兒輩駸駸寔有慈盈之懼倘非自天之保佑曷延過隙
之光陰伏願介以壽域原其灾厄金篋刮翳令舊觀之
復還石帘疏恩冀新封之屢啟

太夫人生日青詞

己亥

年既暮遲屆始生而有感天雖高邈幸一念之可通伏
念臣妾八袞侵尋一門忝竊無關心之藥裹有統膝之
斑衣茲逢禋祀之期將啟國封之寵曰貴曰壽覺取數
之過多欲安欲生豈常情之能免爰齋心於誕日敬稽
首於高穹恭願降錫福祥蠲除灾厄旨甘無闕永相保
於蘭陔瞻視復明初不煩於菊枕

太夫人生日青詞

庚子

皓首衰頽幸棲身於田里丹誠懇切冀駐景於崦嵫伏

念臣妾八表平頭一生多病老而及耄未逢刮膜之方
子且生孫粗有含飴之樂郡國三疏於湯沐家庭並列
於節麾積茲僥倖之多慄若滿盈之懼敬因誕日輒敢
籲天伏願鑒此微忱錫之晚福一家仁遜勿隳先世之
風百歲期頤克享天年之壽

太夫人生日青詞

辛丑

人羨久生顧餘齡而自慨天無私覆然善願之必從伏
念臣妾某早染世塵晚耽禪悅駸駸大耋久不出於鄉

閭碌碌諸兒粗能當於門戶旨甘無闕湯厨少傳人以
為衰老之榮已則有滿盈之懼茲因誕日敬叩高穹伏
願鑒此精虔畀之壽嘏大國賜湯沐竊冀新恩百年曰
期願庶延暮景

福國生日青詞

壬寅

歲華已晚不勝喜懼之情天聽甚卑輒瀝精誠之禱伏
念臣妾頽然衰景屆此始生雖瞻視之逾昏尚筋骸之
可勉老者祝哽祝噎粗適旨甘常情欲安欲生矧侵老

耆敬憑綠奏輒滙丹忱伏望矜此餘齡錫之晚福斑衣
雜還清溫相踵於高堂錦誥便蕃湯沐更封於大國

福國生日青詞

癸卯

晚晚餘齡幾於耄及精虔一念可以上通伏念臣妾自
顧早衰偶叨暮福八秩加三之老眠食粗寧一門取數
之多滿盈是戒諸息承顏而定省重孫繞膝而團藥人
所共榮妾常恐懼衣褐屬臨於初度瓣香敢昧於真依
天道益謙願勿隳於孝謹人情欲壽庶獲保於期頤

福國生日青詞

甲辰

人羨久生氣已衰而將竭天無私覆誠之至者必通伏
念臣妄取數過多踰八望九昏定晨省雖云子職之供
日往月來不覺耄期之及刮膜之方難遇漉血之恙甫
瘳未能性悟而理融常恐灾生於福過迺齋心於誕日
敬請命於上穹蒲柳望秋敢保凋零之質桑榆逐煖庶
延晚晚之齡

福國生日青詞

乙巳

人情欲安矧顏齡之寢迫天道善應冀精禱之上通伏
念臣妾某猥以衰癯安於寂寞擁麾持節及觀兒輩之
榮衣裼弄璋頻見曾孫之慶然而光陰晚矣疾病半之
昨溲血之失常覺殘骸之幾殆幸而平復若有護持茲
復屆於誕辰敢皈誠於洪造伏願灾躔屏退吉曜照臨
酌彼澗蘋聊薦至微之意譬諸社櫟庶全無用之年

魏國生日青詞

丙午

春秋之高一則以懼天地之大感而遂通伏念臣妾迫

桑榆之衰年進湯沐於大國目尤昏瞽殆顏色之不分
身賴扶持亦筋骸之非昔比因疾厄深切戰兢亟祈扣
於上蒼荷保全其餘景然一門盈滿之當戒矧二息宦
游而未歸不勝舐犢之懷冀從反哺之請茲臨初度敢
昧貞依欲望鑒其血忱介以眉壽味五福攸好德之訓
佩服勿忘稽九十不從政之文檀藥相保

魏國生日青詞

丁未

壽鄰大耋驚心歲月之深病惜餘生托命乾坤之大伏

念臣妾猥以弱質享茲高齡雖五疏湯沐之封然一守
清白之訓筋骸返少曾無南岳之方瞻視全昏矧有西
河之哭懼門戶之衰冷念子孫之衆多固已衰頽未忘
貪愛屬皇覽初度之旦誦自求多福之言薦澗濱之蘋
蘩冀垂穹聽譬道傍之樗櫟永遁天刑

魏國生日青詞

戊申

大耋年高但覺光陰之速再生恩大迄臻疾疢之平伏
念臣妾某久矣瘡殘加之滯下衣裳顛倒呻吟至於累

旬粥藥扶持性命危於一髮懍兒曹之憂懼荷造物之
哀憐參朮收功桑榆駐景然湯熨尚煩於調變而虺羸
未易以盛強思奮起於沈疴敬熏修於初度伏願祓除
諸苦迓續修齡孳尾火頭一洗星躔之厄原高隰下共
榮晝繡之行

保安青詞

丁未

戶門灾厄嘗抱憂危天地施生沆蒙全護迺熏一瓣仰
答九閻伏念臣纍召造朝一擠去國道聞仲氏疾遽至

於淪亾堂有老人懼不堪於悲惱呼天密禱窮日疾馳
吹簾已隔於怡愉擁笏獲躬於定省脫仕途風波之險
惡遂家庭朝夕之檀藥靜言思之亦云幸矣然而親既
踰耄體多不安誰無欲生欲安之情矧迫一喜一懼之
際敬因醮謝復有懇祈伏願臣母魏國太夫人林氏火
孛順行坎離相濟孫曾長茂足為晚暮之娛醫卜屏除
永保康寧之福

魏國追薦工部弟青詞

幽明異趣然可以感通母子至情未忘於顧復俯仰頓
薦仰徹藥章伏念臣妾次男某昨者力解麾符退安水
菽中歲享垂魚之樂方愜素懷高年抱舐犢之悲忽成
永訣百指之孤嫠奚託一生之慈孝難忘閱旬浹之屢
更叩天閭而上訴伏願離諸業障乘此津梁脫鬼趣之
沈淪焄蒿悽愴譬道家之解化來往逍遙

追薦工部弟青詞

少小相從尚記吹簫之樂幽明永隔可勝摘蔓之悲輒

鄉綠章仰干蒼昊伏念臣亡仲弟某早嘗艱阻晚致顯
榮持節擁麾顧勤官而得疾上書歸印願奉母以終身
方將躬晨昏扇枕之勞踐疇昔對牀之約云何竒禍遽
隕壯圖上靡顧九表之老人下不念一房之孤寡手足
之情雖切豪髮之力安施僅有追嚴少伸哀愬伏願拔
於大夜乘此剛風死生豈不痛哉孰窮變滅魂氣無不
之也冀免沈淪

代追薦工部青詞二首

幼而無父豈勝孤露之悲窮則呼天蓋本焄蒿之意俯
伸哀籲仰冒穹窿伏念臣先父昨解印符退依香火居
常乏絕獨忍半生之貧晚稍寬餘曾無一日之享始謂
偶愆於膝理安知遂迫於膏肓而况重闈九齡一房百
指聞者尚為之太息痛哉以此而安施未釋煩冤奄臨
卒哭惟有精虔之禱懇庶幾肝鬢之潛通伏願帝所鑒
觀靈其來下脫離大幽之趣逍遙元氣之初雖往不復
還象罔莫之能索然號之使復巫陽或者可招

父慈罔極徒切於攀號道妙難名有資於解脫追惟嚴
考奄棄中年歷官以來漫青綾之作夢厭世而去恐黑
籍之挂名洵陳螻蟻之情沆戴洪濛之造化橋穩度早
離萬鬼之鄰故宇來歸永受六親之託

代作工部弟中祥青詞

伉儷遂睽永抱藁砧之恨焄蒿不遠奄臨錯燧之期輒
剖煩冤冒干真宰伏念臣妾故夫某已下從於窀穸靡
返顧於孤嫠哭之如新孰云期可已矣望之弗至所以

練而慨然虛結過去生之緣莫道未亡人之痛伏願矜
憐號籲超脫沈淪雖音容闕乎重泉即之冥漠然精爽
回乎長夜凜若生存慰尊幼之哀思為戶門之依托

戊申生日青詞

微軀幾殆未逢十全之醫一念默通盡出再生之造輒
憑綠簡敬剖丹衷伏念臣晝晚餘齡沈綿累月受髮膚
身體曾未報於劬勞禱上下神祇冀稍延於視息果臻
勿藥之喜遽失采薪之憂深愜母子擅藥之心不墜戶

門付授之托向非元化安有殘生輒羞沼沚之毛少答
乾坤之德伏願自今以始惟適之安夸詡俗情豈必買
臣之繡燕娛親膝寧無萊子之衣

魏國九幽醮青詞

蘭陔罰酷可勝罔極之懷苦塊哀深冀動蓋高之聽淒
其丹赤仰止穹蒼伏念臣等母魏國太夫人林氏幼歷
阨艱蚤嬪隱約相先君子曷嘗動色於牛衣稱未亡人
初豈有心於象服堅剛自守老耄靡渝眼看子舍之顯

榮手拊孫枝之長立久享重闈滄髓之奉五啟大邦湯
沐之封當其貴壽之時尤以滿盈為懼索惟梵卷筭止
澣裳其訓儉每安半菽之供其戒殺恐傷一蟻之命筋
力雖憊神明未衰自仲息之云殂覺歡悰之寢少屬忝
鄉郡便私之命方為板輿就養之行云胡沈痾遂至大
故慘甚嚴霜之隕夏蠱然孤露之不天南陔白華之章
從今已矣凱風寒泉之感何痛如之敢以煩寃形諸號
籲伏望憫毀巢之禍察叫閭之情拔大夜之沈淪乘剛

風而解脫死者可作固無復生之期魂兮歸來倘有可
招之理

代追薦工部弟大祥黃籙青詞二首

呼天靡及罔極奈何送父之終有時而既輒干洪造少
瀝丹忱伏念臣先父某一掩泉扃再周歲律檀弓既奠
徒深望弗至之悲子夏已除猶有哀未忘之語痛心祥
祭稽首道家庶幾百指孤嫠之情能動九閻主宰之聽
伏願刊艷都之籍收岱宗之魂或鬼趣未離幸早超於

幽閭縱兒曹無似竊有覲於顯揚

素冠終制未忘人子之悲寶籙煉魂有感道家之說欲
伸餘慕僅有追嚴荷仙聖之證明憫孤嫠之號籲蠲其
業障度彼化橋乘碧落之長風閱赤明之浩劫消搖靈
境離泉壤之幽陰庇燾後昆俾門閭之高大

魏國卒哭青詞二首

破巢號叫尚未絕聲過隙光陰奄臨卒哭俯彈血悃仰
瀆蒼旻伏念臣先妣魏國捨此庭闈歸於宅兆既畢返

而虞之禮愈深望弗至之悲斷機之訓徒存扇枕之事
永已雖臣親之壽九秩夫復奚言然人子之心百年猶
以為短而况莫大乎死生之變難忘者顧復之恩謂彭
殤可齊豈枕塊之所忍道使曾閔之出非籲天無以洩哀
矧如追嚴素所崇信痛逝者十旬之不返冀諸孤一念
之上通伏願帝監觀而下臨靈續紛其來格刊其黑籍
尚何鬼趣之憂乘彼白雲有若道家之說

命有所制莫駐於親年魂無不之卒憑於道力伏念臣

先妣魏國奄成千古俄已十旬荷真宰之鑒臨憫衆雛之號籲考察平生之功行靡所欠缺証明末後之因緣超然解脫既注名於上界亦垂慶於後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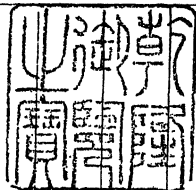
代追薦魏國迎羅漢疏

善女人過去生中尤精勤於釋典阿羅漢大神通力或游戲於塵寰爰集緇流敬修茗事伏念臣外姑魏國早全覺性偶應俗緣徧更晚歲之顯榮不改半生之澹泊盡空諸有龐媪曾去參來向上一機趙州亦遭勘破高

年鮮儷大數奄終感托女之恩深念館甥之誼篤欲伸
微報僅有追嚴尚望同發慈悲各施方便來飛金錫証
明生滅之因去度石橋指點虛無之路

接茶疏

薤歌悽咽浮生如露之晞茗事莊嚴散聖乘雲而至憑
茲妙果拔彼沈魂共攜曹溪鉢來喫取趙州茶去一旗
試水豈獨中濡之泉甘六椀通靈未覺五臺之路遠



後村集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後村集卷三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騰錄監生臣龐兆懋

欽定四庫全書

後村集卷三十一

宋 劉克莊 撰

題跋

跋宋氏絕句詩

兩年前余選唐人及本朝七言絕句各得百篇五言絕句亦如之今鋟行於泉於建陽於臨安元白絕句最多白止取三二首元止取五言一首惟竇氏兄弟曰羣曰牟曰鞏所作極少然皆可存夫合兩朝六七百年間冥

搜精擇僅四百首信矣絕句之難工也昔王筠自謂其家七葉文章人人有集由今觀之集惡乎在蓋詩之傳以工不以多也金華宋吉甫祖子孫三世八人所作詩何翅萬首或者止摘取其絕句一百七十一篇行於世余謂竇氏之少足以勝王氏之多它日宋氏此編必傳談者必曰後村眼毒

跋趙忠定公朱文公與林井伯帖

某為童子時受教於先友井伯林文初筮主靖安簿辱

授印馬卷中諸帖昔皆嘗見後三十餘年復從君保陳君見之蓋先友宰上之木已拱而其家亦益落矣感今念昔不勝悲慨當乾淳間艾軒先生與忠定相君同館井伯文以艾軒猶子為忠定上客所交皆當世名人而於宋張呂三君子尤厚忠定帖雖家事瑣碎亦謀焉文公帖如黨論之興大愚之貶衡陽之薨皆當時大變故士大夫掩耳不敢聞者文公獨諄諄然赴告於井伯文一太學生未脫韋布而隱然任世道之隆替受諸老之

付囑可不謂賢矣哉初餘干縣尹有憾於忠定謫命下
祖昔人撼萊公元城故智張皇特甚并伯丈適在吳中
先馳礮書以報忠定賴以自安嗚呼使遇良史筆之豈
減於陳仲弓郭有道耶昔太史公書傳楊惲蔡中郎書
傳王粲韓吏部文傳李漢不必其家子孫也君保其善
藏之

跋建陽馬揖菊譜

菊之名著於周官詠於詩騷植物中可方蘭桂人中惟

靈均淵明似之後漢胡廣貴壽偶然爾乃托菊水以自
神糞土之評萬古不磨烏乎非廣之辱菊之辱也至忠
獻韓公始有晚香之句膾炙人口近有番禺崔公辭相
印不拜自號菊坡俱為本朝佳話嗚呼非二公之榮菊
之榮也建陽馬君譜菊得百種各為之詠其嗜好清絕
可喜亦幸君未為人爵所縻林下趣專獲與菊相周旋
如此未知君他日官達將為伯始乎抑為韓為崔乎將
以榮是菊乎抑以辱為君乎君其謹之慎勿以菊以遺

憾

跋艾軒繳新除殿中侍御史書黃奏藁

近歲詞頭積壓朝士有供職累月銜內猶帶新除者惟一二緊官除書下舍人運筆如飛辭免下已詣閣門受告往往借王言以納諂慶元初某人除正言鄧舍人驛命詞末云罔或弗良於言則有無疆之恤寓訓戒之意焉某人勃然謂其挾命令以箝制臺諫當時以鄧公為難今觀艾軒先生繳謝某殿中除目然後知先生之為

尤難也首引宋敏求繳李定事先生此舉真可以繼宋
公然宋公去蘇李二賢又以不奉詔去艾軒去它舍人
遂急急奉行是淳熙士風有媿於熙寧矣謝某不敢仇
艾軒而某人敢怒鄧公是慶元士風有愧於淳熙矣前
輩益遠覽卷慨然巖仲艾軒外孫也它日勉旃

跋朱文公與陳丞相帖

文公上受孝皇深知當時元老大臣多敬事公下為天
下學者師尊惟不為時相王魯公所喜或言因按發唐

台州而然夫為天下之宰當平其心顧以一鄉芥蒂冒中乎文公與陳福公帖云除書朝下刻章夕聞者亦足以見其不容於時之大意蓋曰主眷曰人望曰公論至此皆不足恃而相權亦可畏矣若夫上無人主之知次無元老大臣之助下無天下之譽又值王魯公輩當軸秉鈞止有山林一路可入別無它法林君善藏此帖非我輩人勿輕出

跋柯豈文詩

觀人言語可以驗其通塞郊島詩極天下之工亦極天下之窮方其苦吟也有先得上句經年始足下句者有斷數鬚而下一字者做成此一種文字其人雖欲不窮不可得也元白變其體求其諧俗茗坊酒壚往往傳誦詩稍濫觴矣然元至宰相白亦侍從余所謂通塞之驗非耶抱甕翁蓋嘉泰間大詩人集中奇古刻深者本色人讀十過方解然生有高名沒不沾寸祿詩雖工何為者豈文頗趨平夷務使人易曉或謂其與乃翁機軸相

反余曰士一身之通塞六親之休戚繫焉使人人學郊
島則詩人之家皆當咽於陵之李而食首陽之薇矣孔
子曰辭達而已矣豈惟辭哉余既哀抱甕翁之窮又將
賀豈文之達矣

跋宋吉甫和陶詩

和陶自二蘇公始然士之生世鮮不以榮辱得喪撓敗
其天真者淵明一生惟在彭澤八十餘日涉世故餘皆
高枕北牕之日無榮惡乎辱無得惡乎喪此其所以為

絕倡而寡和也二蘇公則不然方其得意也為執政侍從及其失意也至下獄過嶺晚更憂患始有和陶之作二公雖惓惓於淵明未知淵明果印可否金華宋吉甫在其兄弟中天資尤近道自少至老不出閭巷不干公卿有久幽不改之操未論其詩若其人固可以和陶矣况讀之終卷寄妙指於篇中寓高情於筆下其詩亦不可及歟

跋卓君景福臨淳化集帖

自蔡公仙去里中書學遂絕近歲二陳出馬崇清宜大字愈大愈奇復齋字可至二三尺而小楷行草端勁秀麗在崇清上寸紙流落人爭寶藏至今後生輩結字運筆十人中九作復齋體然復齋本學歐後謂余曰少時實師九成宮記今五六十矣當向上作功夫豈必尚寄率更籬下耶所跋卓君臨淳化集帖凡一百十有五字老氣森嚴殆欲掃去歐虞褚薛而自為一家者卓君蓋其中表親授筆法今亦以能書名聞之奕家弟子必高

師一著豈惟奕哉逸少衛夫人子弟也突過其師大令
逸少子也與父齊名卓君勉旃復齋可作必有咄咄逼
人之嘆矣

跋王實齋送林叢桂序

漢有孝廉科最近古于時郡國不興廉不舉孝者有罰
其求之勤如此始也得王吉鮑宣之流其後濫觴及於
孟德仲謀也然必矯揉乃可得譽必考察乃可充賦唐
以後諸科皆廢雖有曾閔不過旌門閭饋酒餼而已若

夷與跖則混為一區無所別異惟進士一科尤為世所
貴重苟能操筆不必矯揉無俟考察立取顯美林君益
芳甫冠擢第不以當世共貴重為喜而以前輩二不幸
之語為憂請益於實齋王公公勉以孝廉二字孟芳歸
以示余余曰此子思子所謂夫婦之愚可行而聖人有
所不能行者也士不致力於其平且實者而騫志於高
且虛者橫渠所謂自誣也夫孝自事親而移於君廉自
簞食豆羹而達於千乘之國實齋既發明其大端余又

為作義疏孟芳勉之它日有進德之譽則實齋獲知人之名矣

題李敏庸行卷

往來有求小篆於北山陳公者公曰吾老耄脫籍矣有
余伯咎筆法極高請紉充當行今李君敏庸求詩於余
嗟夫余之脫籍久矣江湖間新詩人甚多不止一余伯
咎余欲紉將不勝其紉也姑書此以謝李君

跋先君與貴溪耿氏書後

余從父麟臺公宰貴溪仁民而好士士之秀異者莫不登宓子之臺至言游之室焉耿君諱壽之其一也先君與從父尤相友愛從父所敬先君亦敬之終身從父後入館言者指其偽學及趙忠定公黨人急擠去年不登五十先君仕差顯亦不登六十自二父下世吾家無耿氏書問四十年矣晚使江東耿之孫廷龍攜先君書一軸示余內一帖云寅緣羣從定交文字又一帖云家弟不救恨不得相屬一慟皆為從父發也嗟夫前輩益遠

惟善可以燾後惟學可以亢宗余於二父無能役矣耿
氏奕世忠義繇河南僑江表百餘年間顯官中微而秀
士迭起廷龍嘗貢於鄉方勇於善而力於學興之者其
在君德輿臯之子也羣或實淑之孫也

御製二銘跋

臣共惟皇帝陛下躬聖德膺駿命新治化飭法度乃正
元日渙發王言奎壁之光爛然下燭薄海內外有目咸
睹謂我祖宗以仁立國以禮義廉恥待士大夫而有位

者或淫於刑或冒于賄爰作二銘以儆以訓聖漢洋洋
萬喙傳誦與章聖御製之七條熙陵戒石之十六字馬
圖龜畫相為表裏傳千萬世永為臣軌臣既以宸翰刻
石寘之聽事朝夕覽觀如對威顏因念待罪臬事甫一
歲奉行赦宥者一疎決者二減降者三皆謹刑也戒之
以建隆乾道舊法祿之以新楮命臺臣監司糾其不悛
者皆訓廉也陛下之於吏民可謂仁至而義盡矣有君
如此其忍負之雖庸劣願以身率孟子曰無惻隱之心

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自今以始有一于此違君父之明詔犯聖賢之格言亡其四端者也人而異類者也窮奇饕餮食之流不可訓誨話言者也臣職在澄察請以詔書從事

跋樂平吳桑書說

諸經古注尤高簡理切而事信詞約而意明或一章累數十百言止費二三字體貼出來毛鄭王何諸人皆然蓋經繁於注未有注繁於經者至唐諸經各立正義如

書合二十四家一編亦太繁矣樂平吳君與權所著書
解卷帙三倍正義後受說於獻肅柴公稍斂縮之猶數
十萬言世儒每獲是古非今博而寡要之譏君以今準
昔由博反約其於君德治道之汗隆天命人心之去留
中朝外國之盛衰君子小人之消長離合上起邃古下
逮本朝探端觸類舉此明彼汗簡所載網羅略盡近世
信書之篤說書之辨未有及君者河汾東萊復出不能
廢也昔桓榮以書致身師傳子孫咸列公侯至陳車馬

於庭以為稽古之力君之學勤於榮而上春官輒不售
方以累舉恩奉大對茲所謂命者耶雖然讀其書故是
金華殿中語也先朝林瑀徐復皆以布衣講邇英君未
遇有力者推挽耳曩晦靜湯公為余言君經術鄉行晦
靜有重名於時使在人主左右必且進君於朝不幸淪
沒遂成遺恨然此為君身窮達言耳若君之書固不以
晦靜之在亡為輕重也詩不云乎愛莫助之姑題卷末
以識余愧

贈上饒日者呂丙

余不通算學聞人說陰陽運限支干之類漫不省為何物語於世之談天者尤不解其工拙中否故挾此技訪余者絕少上饒呂君一日攜故友湯晦靜詩相過因晦靜遺言知君又嘗為楸枰徐公所賞湯徐皆古遺直其有取於君必以其有山林樸野之氣如羽衣山人之流而君談余命乃若姑順適余意者此余所以疑而不敢信拒而不敢受也昔鍾毓令管輅筮己生年月日皆合

大驚曰死以付天不以付君因不復筮魏元忠問相於
張憬藏不答大怒曰富貴屬蒼蒼何豫君事鍾貪生者
也魏未忘情者也余年耳順視世榮利無一可忤君言
禍余未必驚且怒君言福余豈必喜哉姑書此附於晦
靜詩後

題汪薦文卷

余覽近人之作常恨其詞繁而意少黥士汪君示余行
卷篇篇有意如評孫子斬二姬而防微項籍為漢毆民

功高蕭張單于以闕氏餌東胡智在婁敬之先庶乎今
昔人所未道者然昔人詞意俱到乃至兒童婦女皆記
念上口君詩未為人傳誦者豈非雖有此意而詞未足
以發之歟則修詞之功可少哉卷中五言云秋風駢卧
棘春雨燕巢林感時傷事有足悲慨七言云十八九常
如意少百千億任化身多極妥帖排募之力演雅六言
云布穀不稼不穡巧婦無褐無衣提壺不可挹酒絡緯
匪來貿絲又云螺贏堯舜父子鴻雁魯衛兄弟鬪蟻滕

薛爭長狎鷗晉鄭尋盟此即誠齋自作也何擬之有少
陵云語不驚人死不休山谷云自鑄偉詞以君之才更
加精思前無古人矣今人不足言也

跋裘元量司直詩

辛未壬申間予仕南昌獲交二李君國錄字茂欽後以
死守蘄州者司直字敬子世謂弘齋先生者裘君字元
量繼來莫府其標致高勝有顏氏之臞龔生之潔終身
大理司直竹齋是也後三十有六年其猶子南康理掾

應材攜竹齋遺墨古律詩三首又其季元齡手錄四十
二首示余其言若近而若遠若淡而若深近而淡者可
能遠而深者不可能也君為人自貴重恥表暴惟詩亦
然追懷昔游者舊存者百無一二而余亦已老矣世知
竹齋者多而見其詩者絕少理掾盍銀諸梓與同志皆
共之

跋宋自達梅谷序

建安士人范君自號梅谷二十年余嘗為賦詩後又為

作跋馬晚識金華宋君居於洪之西山亦自號梅谷范
宋競谷千載而下遂與王謝爭墩作對矣然宋無范之
賢力范無宋之才思晚有游勉德潤諸名人為著語宋
僅寶藏臨川曾景建一序而已按寶慶丁亥景建以來
詩禍謫春陵不以其身南行萬里為戚方且惓惓然憂
宋君營栖之無力尤可悲也余厚宋之諸昆亦厚景建
感今念昔覽卷慨然宋名自達字德甫

題宋自達詩

尤知名八龍之絕小五虎之最怒者及來江東又識德甫示余詩一卷蓋謙甫之羣從年少於謙甫而筆力咄咄逼之矣自昔以一家兄弟致盛名其殿後者必愈偉晉有小陸南朝有小謝唐有小杜它日君家景文公亦號小宋君其披襟當之勿讓

題程垣詩卷

昔杜牧罪某人不合稱處士其說以為下有處士乃上

之恥處士之名自尊也謗國也徽士程君自號逸士將
無為牧輩嘲侮乎然孔氏記古逸民僅得七人如沮溺
荷蓑之流皆存其言論於諸弟子中說漆雕開與曾點
曷嘗以隱居為非乎然則君雖稱逸士可也余得君詩
七卷讀之竊知君喜姚合所編極玄集而自方賈島余
謂姚賈縛律俱窘邊幅君所作稍抑揚開闔窮變態現
光怪絕不似姚賈未知與任華盧仝何如耳華與李杜
游仝客昌黎公之門故有奇崛氣骨意君詩實本任盧

而陽諱之否則殆兵家所謂暗合孫吳者異日見君當究其論

題趙幾詩卷

歛郡趙君寄余詩五首五七言亦宗晚唐然稍超脫不為句律所縛歌行中悲憤慷慨苦硬老辣者乃似盧仝劉叉或曰古人之作由情性而發後人之作以氣力相雄而已余曰不然夫太湖靈壁玲瓏可愛而匡廬雁蕩拔起萬仞紫翠掃空山礬水仙幽澹見賞而喬松古柏

絕無芳艷直以槎牙突兀為奇爾君益勉之情性人之
所同氣力君之所獨獨者難彊而同者易至也

題葉介文卷

休寧葉君橐其文甲乙藁者六十四卷請予評之予讀
之曰多乎哉覺君之鋒穎意氣如孫伯符下江東之兵
如張雷出匣之劍如胥江初三十八之潮有剽甚不可
當沛然不可遏之勢不惟人望而畏雖君亦自以為斯
世莫已敵者君尤豪於詩編帙幾侔杜蘇然予觀古人

名世之作或以一字而傳梁鴻之噫是也或以二字三字而傳元道州之欸乃魯山之于為于是也推而至於三百篇亦然豈惟詩哉君學本周張以子觀之周子所著一圖張子二銘而已君它日觀牕前之春草撤座上之虎皮深養而謹出之則六十四卷之中必有所去取矣

贈日者許澄之

橫渠大儒也喜論命了翁遺直也常與日者語晦靜湯

君學問節義人也其贈許子之言衛道甚嚴然不能不
惓惓於許子之流蓋精詣不減於橫渠而樂易殆過於
了翁矣卷中多吾故人如子文侍郎貫卿考功皆為著
語亦足以見許子之術有以動人否則賈誼宋忠輩人
安肯過而問之乎

跋東園方氏帖

蔡端明茶錄

茶錄余凡見數本此本與臨真草千字文唐太宗哀冊

頃屢同方孚若借觀王者出於軸中卷舒纔畢急袖之
去其秘惜之如此後三十年乃為方君所得始君之求
之也不得不止及既得之也則又大喜巾襲扁鐻若恐
有負之而走者噫君可謂好之篤矣余聞異書名蹟天
所靳固人欲以區區智力擅為已有自昔及今未有能
久者蔡邕藏論衡於帳辯才棲禊帖於梁皆為人盜去
是猶曰匹夫不足於力爾虬鬚帝絕重鍾王筆跡貯以
玉匣石函入陵中後為溫韜所發諸帖遂傳人間甘露

宰相捐厚貨或官爵鉤取名書畫鑿垣納之禍作為人
剔取奩軸金玉而棄書畫於路此一主一相以天下之
力而不能守而世之篤好必取者尚自以為可傳萬世
子孫而不失幾於惑矣或者守之有道歟余曰惟得之
無愧者差庶幾昭陵諸帖皆懸金帛而得惟襍序以譎
取然賜蕭翼銀瓶一金鏤瓶一瑪瑙枕一並實以珠內
廐馬二第一區賜辯才物三千段穀三千石固非虧價
矣劫陵之厄殆不可曉王廣津以權茶致宰輔以權力

聚玩好身與家且不能庇惡能庇書畫哉君有好古博雅之名無巧偷豪奪之謗不但廣求以足所好又能積善以永其傳然則雖久而不失之矣

蔡端明臨真草千文

藝未有不習而工者右軍書契帖致數十本智永臨千文凡八百本辯才年八十餘日臨蘭亭數過忠憲蔡公書法為本朝第一然二王帖真草千文樂毅論皆有臨本而千文尤為絕妙豈非備衆體而後可以自成一家

歟

蔡端明書唐太宗哀冊

文皇帝除亂致治功德儘可形容使班馬秉此筆必甚
竒偉斯作稍似不稱然沙場罄翦斗極咸羈狼山入囿
瀚渚歸池東旌若木西旆條支龍鄉委畫鳥服來儀亦
佳話也今人恐不能道

蔡端明三司日錄

西川絹汾州石州號州木植延州修橋枋解州鹽荆湖

茶皆入思慮微而麥麩亦為經畫蔡公本以名節翰墨
著名而勤於吏職如此蓋先朝擢材必責實用往往由
翰林學士判省府然後輔政士大夫亦不肯以清談自
高如歐蔡皆臺閣名臣及主計尹京有健吏所不能及
近世喜事者多為名勝不與號為名勝者例不屑細
務非委事於僂佞少年則受成雁鶩行而已使見蔡公
此帖必以為絮

跋山谷書范滂傳

黨禍東都最慘唐次之本朝又次之固喬皆社稷臣伏
刑都市膺滂諸賢率身貫五木駢頸就僇所殺天下賢
俊數千人其幸而得免如陳寔申屠蟠之流僅一二數
使孟德仲謀不生漢亦必亡唐末舉當世清流盡投之
濁河而國隨之矣本朝黨論屢興事與漢唐同而治亂
與漢唐異蓋列聖至仁至明靜觀徐察竦夷簡指富范
為黨魁而昭陵隨悟章蔡請斷君實晦叔棺族莘老而
泰陵不聽檜欲按誅趙元鎮等家族上賴思陵保全侂

曹誣陷忠定王禁道學因而廢錮名勝茂陵一旦奮發
雪忠定弛學禁而羣賢復用矣三百餘年之間邪說終
不能以勝正論小人終不得以勝君子雖更陽九百六
之會適以開一馬渡江之業歷丙午丁未之厄晏然享
太乙臨吳之福有以也夫子嘗謂前世黨人有刀鋸之
禍若本朝則烟瘴而已然前世或自繫於獄或誼不獨
生或以齊名李杜為榮同於為善同於嫉惡同於舍生
取義烏呼盛矣哉季世風俗不然隨好惡而改化視勝

負為向背首畔大防者有之反噬安石者有之范忠宣
諸子多賢尚勸乃翁求出籍而斬願萬段恕亦不救者
皆是也此風既成竊意未必樂與范尹歐富同貶况甘
與君厨俊及同死乎豫章公遠竄不悔囚宜州譙樓上
猶書此傳無愧於孟博矣忠定子吏部孫尚書當慶元
初闔門避謗絕口不自明尤賢於忠宣之家矣彼雍容
立朝進無刀鋸之禍退無煙瘴之憂而不能自強於善
者覽卷宜有愧色

跋王元邃詩

元邃使君長余三歲三十年前相遇於衢嚴客舍中示予詩卷于時筆力如雷奮蟄戶而出如風挾鵬翼而上如河決宣房瓠子而下也歲月幾何子屢逐於朝使君亦上還二千石印綬相視各六十餘鬚髮無黑者意使君橐中詩且萬首矣一日餉予棗本畧自譜年每歷一官涉數歲僅存二三十首或止三數首通不出一帙蓋其掩抑光怪而趣味深遠黜落葩艷而骨幹老蒼至於商

今推古談經訂史精論新義絕異一世前人高處未嘗
摹擬亦不自知其合轍也昔者周公惟作鴟鴞七月二
詩夫子不自為詩合王朝列國千餘年風人之作刪取
三百五篇其嚴如此乃若人自為集集之多者至數十
倍於夫子所刪烏呼詩之盛固詩之衰歟前輩謂有意
而言意盡而言止為天下之至言試以此說觀近人之
集類無意而言者也意盡而言未止者也如使君所作
則非有餘於詞而不足於意矣惟少故精惟精故傳奚

以多為哉初使君少與長君以律賦齊名甫之作者皆
在下風長君早夭士林痛惜向來同袍子如德潤方公
諸人多已貴顯使君方連蹇推遷三郡浩然無數老嗟
卑之意其言論風旨畧發于詩使君王氏為太冲元邃
是也長君名秉哲

後村集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後村集卷三十二

宋 劉克莊 撰

題跋

跋聽蛙方氏帖

東坡穎師聽琴水調及山谷帖

彙括它人之作當如漢王晨入信耳軍奪其旗鼓蓋其
作畧氣魄固已陵暴之矣坡公此詞是也它人勉強為
之氣盡力竭在此則拍麾呼喚不來在彼則頽頽偃蹇

不受令勿作可矣但韓詩云濕衣淚滂滂坡詩前云彈指淚縱橫後云無淚與君傾或以為複余曰前句雍門之哭也後句昭文之不鼓也結也非複也山谷帖雖止三行廿九字然為人作墓誌必咨問行狀中事亦可見前輩直筆實錄之意可以為諛墓者之戒

蔡端明帖

蔡公詩云荔枝纔似小青梅蓋四月初四作四月未有荔枝所謂似小青梅者乃一種似荔枝名火山亦佳

品熟以五月間人不以為貴也又一帖借六典劉茂才
何人藏書乃富於蔡公耶騰本當作謄疑筆誤或通用
也

蔡端明帖

蔡公歿將二百年宅相子孫寶其遺墨雖寸紙隻字亦
補綴成帙如襲珠璧公之擇壻與壻之貽後皆不可及
矣世傳第五倫過婦翁張延賞輕子壻惜其未見此帙
也

朱文公與方耕道帖

吾里前輩方耕道耒乾道二年擢第歷仕有廉直聲受
學朱張之門嘗從宣公辟為湖北帥屬文公與之書云
既為辟客有見聞當密言又云當斟酌量度有益而後
言又云若一言不契即欲忿然引去則不可文公性方
峻與它人言多勉其剛烈激發而與耕道言更欲其委
曲和緩若耕道者可謂直諒之友矣按宣公少從忠獻
兵間所交皆大儒名卿相耕道晚出一書生爾所見豈

有超出宣公者哉然宣公懷必竭事必咨不以耕道之
卑而不即也耕道感激知己遇事無隱或因杯酒輒發
或欲搢笏顯誦不以宣公之賢而不諫也昔孔明下教
許州平幼宰之參署韓愈送河陽從事願處士無圖利
於大夫長必求屬以自助屬必盡忠於其長古之道也
若夫長之賢未至於宣公屬之賢未至於耕道各宜錄
文公遺墨一通置之座右

予既跋前一帖又讀別帖云聞所苦增進不勝驚憂又

云欲助鑿藥而不可得今那五十千遣去烏虜文公之
金伯夷之粟也前帖見耕道之介此帖見耕道之庶遂
併識之

南軒與方耕道帖

聞元晦在閩與陳丞相甚款不知此公近來議論趣向
如何此南軒與耕道帖也是時丞相方起帥金陵與歐
公起帥太原時略同前輩尤惜晚節南軒之憂陳公猶
韓公之憂歐公也及丞相過闕極論時事故南軒別帖

云陳公入對有忠切之言使人愈增巖瞻之敬又云元
晦寫寄劉樞遺奏讀之涕零烏虜以正獻忠肅二公平
生所立如此而識者必要其終而後定此聖賢所以臨
深履薄至死而後已也夫

南軒送方耕道詩

漢魏以後士大夫風流掃地人物流品置不復論直以
權位相操持桓溫謂孟嘉人不可無勢我迺能駕馭卿
野哉斯言又以景升大牛况袁宏欲殺以饗士其去黃

祖也幾希南軒先生人物之宗望臨一時辟一選人入
幕其未至也望之不翅一日三秋於一尉之去登樓餞
飲賦詩惜別韓子不云乎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故南
軒父子尤得天下士心忠獻之幕如陳丞相劉寶學張
安國王嘉叟查元章諸公皆為南渡名臣南軒之客若
游誠之方道耕之流官雖不遂亦介潔自守終身不可
屈摺烏虜盛哉

魯簡肅吳文肅宋次道帖

吳公大科宋公詞臣其翰墨不必更論魯公以強諫直
節名而詩律筆法精妙如此世所未知也此三帖皆與
忠惠蔡公者今在方君審權家初君曾大父宙字子正
為忠惠宅相多收蔡公與其交游帖雖寸紙隻字不失
勤於李漢矣君珍藏之愈謹賢於王粲矣可為為人子孫
為人外孫者法式君自號聽蛙翁

蘇才翁二帖

二蘇草聖獨步本朝裕陵絕重才翁書得子美書輒棄

去書家謂才翁筆簡惟簡故妙聽蛙方氏所藏二帖前一
幅真才翁筆後幅錄杜詩者稍斷裂以為才翁耶筆
意欠簡以為君暮耶字法差縱莫能定其為何人書也
然君家自河東轉運公珍藏至君凡四世自熙寧甲寅
至今將三甲子可謂之故家舊物矣

劉原父陳述古帖

古靈公字不多見此帖姿媚如此可寶也公是先生帖
繞四十字訓對之語雖簡賓主之情甚真尤可寶也次

山小金紫公字名嶠為太常寺少卿聽蛙君之高祖父
云

趙清獻公帖

清獻公世號鐵面觀其與小金紫公四帖情詞縝密如
此與青雲得路而隔同年之面者異矣然金紫公所以
為清獻所敬豈專以同年之故帖中如廢權酷一節宜
清獻之心服也時清獻守虔故有貴部猶余贛州可知
之歎後二百年贛宿重兵州計顛仰於酷日權至數倍

舊額未知有金紫清獻輩人稍弛張弓之勢否覽卷慨然

陳了翁鄭介夫帖

右了翁介夫真蹟與故河東運判方公者公名宙字子正君謬之壻京認君謬為兄及當國召子正為農丞語不合僅七日去國惟其為京所薄所以為了翁介夫所厚也烏虜字正亦賢矣哉

余襄公帖

小金紫公仕仁皇朝所交游皆天下第一流人余襄公亦其一也予從公之四世孫審權借觀諸帖僅見十數公真蹟聞韓魏公龐穎公諸老尺牘尚多散在族中法當裒聚入石名曰方氏帖

陳懶散王晉卿帖

前輩謂蘇才翁字筆意高簡今觀陳懶散書亦然山谷云懶散得才翁屋漏法不知陳師蘇耶抑所謂暗合耶夫變真為草猶厭難趨易耳若曰事忙不及草書而草

之偏旁點畫反繁於真字失之遠矣懶散字既高簡三
詩亦妙王都尉傳粉貴公子醉夢玉簫錦瑟間者而
聖傑然有王子敬張長史之遺意豈非納交當世偉人
近朱者赤乎

題丘攀桂月林圖

余為建陽令三年邑中士大夫家水竹園池皆嘗游歷
去之二十餘年猶髣髴能記憶其處丘君月林之勝則
未之覩也圖以示余且抄時人題詠一帙偕來夫題品

泉石摸寫景物惟實故切惟切故竒若耳目之所不接
想像為之雖有李杜之妙思未免近於莊列之寓言矣
余既退老無復四方之役深以不獲往遊為恨君名攀
桂方有志於科舉竊意其亦未能擅此一壑也姑書其
圖後而歸之

跋許教一鶚廷對策

友人許君孟珮奉對大廷語直屈居第七聞者壯之子
曰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君策既痛斥清臣祖洽他

日所立必有以愧二人之面而服其心者否則天下後世將以我之所以責人者而責我豈不甚可畏哉或曰科舉之士志於得而已李葉之罪不在於少壯應程度之初而在于老壽已貴顯之後余觀二人仕宦最久皆磨礪新善洗濯前非之日也迺迷而不復流而忘返終其身而後止茲其所以為可罪歟昔張安國對策譽檜既魁天下大悔之後交游朱張為紫巖公上客亦安國也蔡疑應舉時師了翁及貴欲殺了翁亦疑也然則初

節似文饒未足為君喜晚節似安國君可不勉之哉

跋東園方氏帖

韓致光帖

當朱三飛揚跋扈時唐名公卿坐微忤而夷滅者甚衆
致光以一詞臣首觸虎狼之怒而去立節固已竒矣以
偃集考之謫官經硤石縣天復三年癸亥也史言天祐
二年復召為學士偃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按
天祐二年弒昭立哀政出朱氏尚能召致光還禁林耶

謂之不敢入朝得其實矣至謂依王審知然審知據福
唐致光乃居南安曷嘗遂依之乎士大夫處亂世鮮能
自保緇郎璨賊至於賣國與人亦有植立於暫而改化
於久者馮道相數姓不以國破君辱為戚而以官宮年
高為樂楊凝式諫父之語壯矣既而身歷五季每一草
命則一進官終於太子少師致光自癸亥去國至甲戌
十有二年流落久矣而乃心唐室終始不衰其自書裴
郡君祭文首書甲戌歲銜書前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

闕一
字 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昌黎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戶韓某是歲朱氏篡唐已八年為乾化四年
矣猶書唐故官而不用梁年號賢於楊風子輩遠矣宋
景文修唐史合列於司空表聖之後不知何以不叙豈
為香奩集所累耶慶曆中詔官其四世孫奕足以勸忠
臣之後矣奕家有致光手寫詩百首刻於溫陵以碑本
與墨林方氏所藏甲戌祭文並觀偏旁點畫無毫芒差
其為致光真蹟無疑烏呼以致光晚歲大節如此而世

徒以其少作疵之故曰君子不可不早有譽於天下也

蔡端明書唐人詩帖

右蔡公書唐人四絕句劉禹錫一李白二杜牧一後題
慶曆五年季冬廿有九日甘棠院飲散偶作新字是歲
公年三十五以右正言直史館知福州初疑甘棠院在
何處而歲除前一日觴客結字其間後訪知院在郡圃
會稽亭之後公集中別有飲甘棠院三詩則在郡圃無
疑矣此一軸大字極端勁秀麗不減洛橋記沖虛觀詩

在普照會飲帖之上劉詩二十八字濃墨淋漓固作大字常法及李詩則筆漸瘦墨漸淡至牧詩愈瘦愈淡然間架位置端勁秀麗與濃墨淋漓者不少異在書家惟公能之故公自云蓋前人未有又云珍哉此字墨林君家藏蔡字多矣小楷以茶錄為冠真草以千文為冠大字以此帖為冠內淮水東邊舊時月今作唯有淮東舊時月雲想衣裳花想容今雲作葉解釋東風無限恨脫恨字往往飲後口熟手誤爾

跋林竹溪禊帖

斷石本

此帖與余家所藏斷石本點畫無毫髮異定石羽化之
後贋本盛行而真贋遂易位矣竹溪其珍閱之十五城
勿輕換

定武本

初薛氏子竊去舊石刊此本以代之今士大夫家藏及
都城鬻書人所貨皆薛氏子續刊本也竹溪此本亦然

去斷石本遠矣

三段石本

此婺州倅廳本也前輩評其有定武典刑石初為三號
三段石本亦為梅花本後裂為五余家兼有此二本石
今不存矣

林竹溪書畫

伯時臨韓幹馬

此畫元中題老杜讚於前伯時自跋其後元中小楷有

名伯時行書間見諸帖參校與此軸字無小異字真則畫真矣或言伯時畫以紙不以絹以墨不以丹青此用絹又著色何也余曰臨韓幹馬欲其肖幹若用素紙不著色是伯時馬也豈曰臨幹馬哉

戴嵩牛

曹霸韓幹以畫馬遇開元天子崔白以工翎毛待詔熙寧易元吉以畫獫狁光堯賜詩戴牛雖妙乃未為人主賞識若非吾輩田舍漢殆無人領畧此黑牡丹也

王摩詰渡水羅漢

此軸必有十六僧所存者卷末三僧爾王摩詰三字恨無摩詰它字可參校上用圓角印其文為堊釋豈摩詰別號耶世畫渡水僧或乘龍或履龜鼈類多詭怪恍惚不近人情今最後一僧先登于岸雖目視雲際孤鶴然脫衣坐磐石上欠伸垂足若休其勞苦者前一僧未渡纔數寸淺水而中一僧乃倒錫杖以援之三僧者皆至人大士而涉川之際謹重如彭祖之觀井曷嘗以蘆渡

杯渡為神哉烏呼此固非摩詰不能作歟三僧者抑禪家所謂老古錐歟

江貫道山水

故參與莊敏龔公家有江貫道山水一巨軸用疋絹作其布置疎密點綴濃淡與竹溪此卷皆合但巨軸之後有葉石林陳簡齋詩跋龔畫今在其外孫方君采處貫道名參衢人其畫因石林得名南渡召至杭未見一夕卒彼挾一藝而進使見思陵不過待詔尚方或賜金帛

蒙天一笑而已然命薄如是士之遇合有大於此者果
可以智力求哉

厲歸真夕陽圖

此畫不待摸寫青山猶銜半邊日之句而卷中自有蒼
然暮色畫家以韓滉戴嵩牛為神品厲道士唐末五代
間亦以此技擅名其妙不減韓戴非近時范顛輩所敢
望但輕蓑短笠日與鰲鯨君相周旋乃在野明農者之
事竹溪方當駕天廡之飛黃行綠槐之御路顧珍惜戴

厲二畫嗜好如此毋乃侵余之疆乎昔徐師川拜內相
子蒼寄詩云尚憶平生故人否夜驅黃犢過田間竹溪
它日坐摘文堂草制罷展卷觀畫無忘老夫

韓幹三馬

龍眠馬於今未易得况幹馬乎以畫家記載考之幹仕
至太府寺丞此題云韓將軍筆幹畫馬師曹霸霸仕至
左武衛將軍然則稱將軍者霸也疑子中誤記按子中
元豐間為禮官當使高麗辭行謫監杭之樓店務清獻

餉畫當在此時或曰清獻亦厚子中耶余曰子中在紹
聖以前其議論未嘗不是涑水而非荆舒厚坡公而薄
亶定未出元祐老奸之語也未擲筆而發名節掃地之
歎也清獻安能逆料其晚節乎因子中父子題識反為
名畫之累

信庵墨梅

京洛貴人所愛金盆盛牡丹爾信庵迺以幾務餘閒為
梅寫真其蒼枝老榦槎牙突兀者元暉宣仲不及也其

繁葩踈藹幽妍方潔者花光補之復出也烏呼其身廟堂而心巖壑者歟頃當國宰相欲求公一筆公怒曰趙某為某人畫梅耶公斲寸墨不與宰相顧肯累紙以贈故人此其所以為一代之偉人歟

李伯時畫十國圖

十國者日本即倭國於闐在葱嶺北三童國人眼皆有
三睛童瞳通用此誤題為三腫日南古越裳氏唐為驩
州天竺即漢身毒國拂菻一名大秦一名犂鞞女國有

二一在扶桑東一在葱嶺南堅昆在康居西北波斯在
達河水之西又一國失其名皆去漢唐舊都萬餘里然
日本日南波斯至今猶與中國相聞則所圖亦非虛幻
恍惚意貌為之者其王或蓬首席地或戎服踞坐或剪
髮露髡或了髻跣行或與羣下接膝而飲或瞑目酣醉
曲盡鄙野乞索之態惟天竺者乘象徃徃國俗皆然不
必文殊普賢也荒遠小夷非有衣冠禮樂之教而其國
人所以奉其主者甚恭或執蓋或奏伎或獻寶或雅舞

或膜拜或進酒或扶上鞍其笙簫鼓笛樽罍牲菓之類亦與今同又一國不知名者為鷲獸將犯穹廬或張弓抽矢或徒手欲搏之狀華人尊君親上者無以加也畫外國人物非一家精妙鮮有及此舊題云李伯時學吳道子畫按梁元帝自畫職貢圖至唐猶存似非道子作古竊意此畫源流甚遠留觀數日以歸竹溪

米南宮帖

光堯尤喜書畫恨不與王太史米南宮同時世所謂用

徐師川為執政以其舅擢元暉為侍從以其父余曰非也師川不踐偽楚之廷挂冠而去元暉父子皆宣仁后外姻光堯方崇獎名節方脩復元祐政事故二人者俱貴顯豈直以詞翰之工乎此卷字既雄拔父書子跋尤可寶愛

跋放翁與曾原伯帖

余大父著作為京教考浙漕試明年考省試呂成公卷子皆出本房放翁與曾原伯帖主司劉某天下偉人也

故足以得之家藏大父與成公往還真蹟大父則云上
覆伯恭兄成公則云拜覆著作丈時猶未呼座主作先
生也成公父蒼部娶茶山女原伯茶山長子名逢官至
大理卿仲躬次也名逮官至侍從皆成公母舅放翁學
於茶山喜成公得薦書賀原伯如此余為儀真掾原伯
孫黯字溫伯為楊子宰出此帖于縣齋余曰君叔放翁
帖千百紙此幅關我家門戶盍輒以見惠溫伯不與後
與溫伯同朝求之復不與晚使江左與溫伯書公初見

帖時余纔三十今遂六十君且八十不得帖死有餘恨
温伯亦愴然緘帖餉余帖內云叔遲者茶山季子也名
迅樂道者温伯父也名槃温伯擢第人物高雅詞翰精
麗有晉唐風韻放翁嘗舉自代今挂冠居越上初茶山
深於禪學厚勤杲二公故叔遲入山訪杲茶山有詩哭
勤前輩不獨篤於師友其於物外高人亦極其惓惓今
士大夫不復然矣

跋舊潭帖

潭帖素為坡公所賞以為希白得字神有江左風味比
淳化待詔所摩為勝世俗不察爭求閣下本誤矣以余
所見潭帖凡有數本有絕佳者有稍殘缺者有行數不
同者有漏落數行者時謂劉相刊二本一留郡一藏家
而後人翻開於黔和等州者又不知幾本也於十卷之
末或題云慶厯五年或云八年或云六月或云季夏或
云摸勒上石或無上石二字或云重摸若以八年者為
重摸則五年下亦有重摸字不應一年內已摸而復摸

也內第三卷為山濤帖未有風筆惻感之語容齋遂筆
已歎其不成丈容齋知其一爾此卷謝發帖云執筆惻
感今至執字止濤帖云風尚所勸云今至風字止却移
筆惻感三字在濤帖之後移尚所勸以下十九字在欣
帖之後又第六卷右軍字先後失次尤甚帖字屢經臨
摸固已失真劉次莊釋文雖有未盡亦十得五六加以
陳去非黃長睿施武子更迭考辨十得八九若潭帖迺
悉顛倒而錯亂之幾成異域神咒矣往往刊帖之時不

敢比擬尚方欲自為帖但異其行數可也亂其文理不可也豈劉公本非博雅或貴重不暇參校或希白雖工於摸字而拙於尋行數墨歟鐫刻雖工如不可讀何坡既推潭勝閣近時陳師復善書亦於閣帖有異論余恐蘇陳所見非真閣本爾真者或七八行為一板或十六七行為一板皆廷珪墨摸印其墨如漆字猶豐艷有精神蓋熙陵八法既高王著輩亦精其技標題可見非希白敢望舊臨江非不善失之險薄刻削去閣本遠矣帖

家故當以閣為祖絳次之舊臨江次之潭又次之武岡
又次之臨江佳者可亂閣武岡佳者可亂絳汝鼎拙野
無以議為也余晚得一本乃以舊潭剪碎按釋文排比
裝背歷歷可讀必一老士人舊物惜不令希白見之

跋馬和之覓句圖

夜闌漏盡凍鶴先睡蒼頭奴屈兩髀煨殘火此翁方假
寐冥摻前有缺唇瓦甌貯梅花一枝豈非極天下苦梗
之人然後能道極天下秀傑之句耶使銷金帳中淺斟

低唱人見此必發一笑

跋石鼎聯句圖

此必是臨李伯周忘機本子其摸寫侯劉二子始而倨
傲既而唱誚俄而立起又俄而屈伏又俄而避席鞠躬
欲罷不能末而困睡睡起覓道士不見與道士終始雍
容崛彊之狀極得韓序之意余欲記以一詩未暇也

跋楊通老移居圖

一帽而跣者荷藥瓢書卷先行一髻而牧者負布囊驅

三羊繼之一女子蓬首挾琴一童子肩猫一童子背一小兒一奴荷薦席筠籃帛槌之屬又繼之處士帽席執卷騎驢一奴負琴又繼之細君抱一兒騎牛別一兒坐母前持箠曳繩殿其後處士攢眉凝思若覓句然雖妻子奴婢生生服用之具極天下之寒酸繼縷然猶蓄二琴手不釋卷其迂濶野逸之態每一展玩使人意消舊題云楊逋老移居圖不知逋老乃畫師歟或即卷中之人歟本朝處士魏野有亭榭林逋無妻子惟楊樸最貧

而有累恐是畫樸但樸字契玄不字通老當訪諸博識者

又題

余既書此跋明日偶翻故紙得樸集洛人臧逋為序言其琴酒自娛季翰林淑表墓言其好方藥又樸絕句云一壺村酒膠牙酸十數胡皺徹骨乾隨著四婁孀子後杖頭挑去賽蠶官放翁跋云四婁即處士之配蘇嶠季其家有處士夫妻像野逸如生凡集所載與卷內物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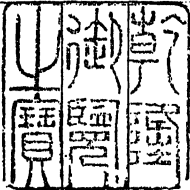
皆合騎牛者四溲作詩送樸赴召者也

跋石虎禮佛圖

石氏自勒已敬重澄公至虎尤加崇奉澄公坐磐石假寐一人合爪致恭旁二雛一持香合一持巾帔立其後勒至是老矣合爪者當是季龍二雛當是宣韜兄弟虎罪當萬段果有佛教必墮惡趣猶欲求福田利益乎想見入山作禮時裸尸抱橋柱同氣相夷滅境界歷歷在澄公目中矣此畫乃夾漈公舊物聊存之

跋明皇聽笛圖

張祐所謂閒把寧王玉笛吹者虢韓兩姨也安敢當御榻而坐乎此背面橫篴三郎曲肱而聽綽約執板其傍而節之者其為玉環無疑也



後村集卷三十二